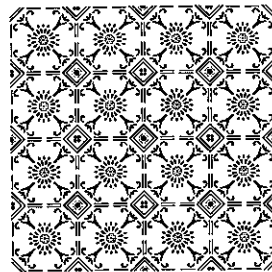


【研究討論】

## 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 近三十年的重要著作與討論



戴麗娟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專長為十九、二十世紀法國史。

## 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 近三十年的重要著作與討論

### 摘要

記憶研究在晚近三十年間逐漸成為國際人文學界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法國史學界在其中扮演先驅性的角色。本文以《記憶所繫之處》、《歷史性運作機制》、《維琪症候群》等三部常被提及且彼此互涉的作品為主要對象，分析其內容重點與相關議題。這些作品不僅重新開啓歷史與記憶之關係的討論，也提出歷史編纂學方面的反省，更深入探究西方社會的歷史時間觀。其中有關維琪時代及創傷記憶的研究以及相關的司法審判案件，也在學界引發關於史家之公民角色的辯論。

關鍵詞：歷史、記憶、歷史性、歷史時間、創傷記憶

### 一、前言

記憶對歷史而言，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就以西方文化中最常被引用的希臘神話為例，象徵歷史的Clio是九位代表文藝才智的繆斯之一，而這些繆斯之母即是象徵記憶的Mnemosyne。若從這樣的從屬關係來看，我們似乎可以說，沒有記憶就沒有歷史，因為記憶是歷史之母。但也許就是這種過於相近的特質，使得記憶一直未受到史學家的正視，甚至受到某種質疑；尤其是對於十九世紀開始制度化且企圖取得科學地位的專業史學而言，記憶更不可與歷史混為一談。受到蘭克（Ranke）影響的史家認為，歷史學處理的是已經死去、結束、不再活動的對象，應建立在嚴謹的檔案研讀上，才能得出確切的歷史實況。歷史被認為是一門研究過去的學問，所以唯有把過去與現在清楚分開，史家工作的範圍才得以確立。在這樣的觀念中，現在與過去之間的互涉，以及其所衍生的種種問題往往沒有被納入考量，成為專業史家不自覺也未曾想要處理的部分。這樣的觀念也使得當代史在正統史學中一直處於邊緣地位，因為它所處理的是尚在活動中、結局未定的人事物，其學術正當性因此處於可疑狀態，其存在頂多只是應付教學上的需求。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許多史家還是認為當代事物之研究應是政治學、社會學或新聞記者的工作，史家於此無法發揮專業角色。<sup>1</sup>從這個背景可以瞭解，晚近出現的記憶研究（memory studies）不僅重新開啓歷史與記憶之關係的討論，也往往伴隨著對於當代史的重新評價，乃至於對於歷史時間觀的擴大思考。

<sup>1</sup> 布洛克（Marc Bloch）在寫於1941-1942年的《為史學辯護》之第一章已經指出這個迷思，見Marc Bloch,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Paris: Armand Colin, 1964), p. 10.

晚近三十年間，記憶研究逐漸成爲國際史學界相當活絡的一個領域，不僅有專門的期刊、<sup>2</sup>專門的研究中心，<sup>3</sup>連以記憶爲主題的英文讀本都可以厚達五百頁而還未盡其功。<sup>4</sup>不僅是在史學界，在其它人文與社會科學界也有類似的現象。在這個史學課題的興替過程中，法國史學界無論在理論或實作上都有先驅性的貢獻，但是因爲語言隔閡，在英語爲主的介紹中往往被片段地帶過，或者是被淹沒在時間上較晚出版的大量英文著作中，令人無從掌握其要義。有鑑於此，本文選擇聚焦於晚近三十年的法國史學界，以其中最常被討論、且有互涉性質的幾部重要作品爲對象，釐析其主要論點及所引發的議題。這些作品包括諾哈（Pierre Nora）的《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阿多格（François Hartog）的《歷史性之運作機制》（*Régimes d'historicité*），以及胡梭（Henry Rousso）的《維琪症候群》（*Le syndrome de Vichy*）。<sup>5</sup>

2 例如 History and Memory 於 1989 年開始出版，Memory Studies 則於 2008 年出現。

3 例如德國埃森大學（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的 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memory research、德國吉森大學（University of Giessen）的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enter for Memory Cultures、美國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的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Memory、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的 Luce Program i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Memory 等。

4 見 Jeffrey K. Olick, Vered Vinitzky-Seroussi and Daniel Levy eds., *The Collective Memory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三位編者皆爲社會學家，在其導言中，也許爲了呈現此議題的豐富性而提及許多參考線索，卻沒有釐清這些作者與文本間是否有交集對話、相互影響的脈絡。讀本中將時空背景相距甚遠的文本匯聚在一起，不免不了人龐雜無序之感。

5 在此三部著作之外，勒果夫（Jacques Le Goff）也曾經出版一本《歷史與記憶》（*Histoire et mémoire*），不過這是他爲義大利一套百科全書所寫

在進入史學作品的討論前，此處仍須簡要地提到一般認爲是人文學界研究記憶問題的先驅，也就是法國社會學家阿博瓦胥（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及他所提出的概念，因爲這些概念直接影響了晚近史家的相關思考。1925 年，阿博瓦胥的《記憶的社會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問世，主張以社會學的取徑來處理當時被認爲是個人、精神層次的記憶問題，由此爲「記憶社會學」立下思辯基礎。<sup>6</sup>但此書出版當時並未引起太多討論，僅有的一些討論偏向於書中所提的「社會框架」這部分，對於後來較多人感興趣的「集體記憶」的分析並不多。<sup>7</sup>在當時的歷史學界，更少有人注意此書，僅有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曾寫了一篇書評。<sup>8</sup>在此之後，阿博瓦胥又陸續發表了其它主題的著作，其記憶社會學並未受到後續關注。在第二次大戰期間，阿博瓦胥選擇投入抗德行動而遭逮捕，於戰爭末期死於德國威瑪附近的布肯瓦德（Buchenwald）集中營。在他過世後，其妹 Jeanne Alexandre（從夫姓）整理其遺稿而出版了《集體記

的相關詞條集結成的小書，其書寫方式以說明爲主，個人研究或論述較少，也沒有成爲被持續討論的對象，所以本文未將之列入分析範圍。另外哲學家里科（Paul Ricœur）針對這個主題也出版了一本《記憶、歷史、遺忘》（*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以現象學、認識論、詮釋學等概念切入，與史學手法有一段距離，本文因此不將之列入討論對象，而僅在相關處引用。事實上，以該書 675 頁的篇幅和涉及的眾多概念，若要加以分析，必須至少另以一篇專文爲之。

6 Maurice Halbwachs,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Paris: Alcan, 1925)。目前最完整也較常被引用的版本是經過 Gérard Namer 編訂、於 1994 年由 Albin Michel 出版社出版的版本。本文引用的即是 1994 年版。

7 例如 Charles Blondel, "Revue critique: M. Halbwachs,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Revue philosophique*, 101 (1926), pp. 290-298.

8 Marc Bloch, "Mémoire collective, tradition et coutume. A propos d'un livre récent,"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118-120 (1925), pp. 73-83.

憶》(*Mémoire collective*)一書，此書雖非完整的書稿，<sup>9</sup>但仍可算是他以記憶為核心議題的第二部著作，有延續及補充第一部作品的作用。在其中，他曾感嘆道：「人們還沒有習慣談論一個群體的記憶，即使是以隱喻的方式」。<sup>10</sup>由此可見二戰前學界對相關議題的陌生。

在當時阿博瓦胥這套反覆琢磨的記憶社會學其實有其對話與反駁的對象，即他曾一度崇拜的前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所主張的精神式、個人式的回憶，書中因此有許多篇幅是以未點名的方式與柏格森的論點進行對話。礙於篇幅，我們於此將不深入探討這個部份。僅就與本文主題相關的部分而言，我們可把阿博瓦胥的論述重點大致歸納為以下三點：一、記憶是過去在當下的存在，但過去在其中不是以一種被保存的型態出現，而是從現在的觀點加以重組的結果。二、對於過去的記憶是在社會框架所提供的參考座標下運作，而不是純粹個人心智作用或想像的產物；個人記憶通常仍是在集體記憶的現實中產生意義。三、記憶通常具有某些社會功能，例如為當下社會某些需求提供正當性。雖然阿博瓦胥在世時未能在其作品中清楚說

<sup>9</sup> Maurice Halbwachs, *La mémoire collective* (Paris: PUF, 1949). 此書所收入的是作者在1925到1944年之間陸續寫成又不斷修訂的幾篇相關主題文章之草稿，但在1949年出版時，被介紹為一份完整的書稿，其實與實際情況不符。此書在1950年、1968年皆有再版，但目前最完整的版本是經過Gérard Namer編訂、於1997年由Albin Michel出版社出版的版本。Namer參考阿博瓦胥的遺稿以及筆記本的記載，補上在第一版遭刪減的段落，並且依照作者原先的規劃，將他在1939年已經刊登的一篇文章“La mémoire collective chez les musiciens”當作此書的第一章。本文引用的即1997年版。有關此書第一版的種種缺失，見Gérard Namer在此校訂版的前言。

<sup>10</sup> Maurice Halbwachs, *La mémoire collective*, p. 97. 原文為：“On n’est pas encore habitué à parler de la mémoire d’un groupe, même par métaphore.”

明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扣連的方式，但是他的論點諸如「記憶之社會性」、「共同記憶乃群體認同之組成元素之一」等等，都為後世研究者帶來重要的啟發。

在這份奠基性的研究之後，法國學界要到1970年代末期才又開始關注記憶課題，而且形成一股持續不輟的研究興趣。<sup>11</sup>這個重燃之火是從歷史學界開始的，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1984年問世的《記憶所繫之處》。此書首冊出版後，因它在觀念與實作上的具體成果，而被視為是拓展史學問題意識的力作。<sup>12</sup>後來這整套書在將近十年之間(1984-1992)共出版了七冊，不僅成為一項不容忽視的法國史書寫工程，同時也將當代史領域的記憶研究帶到最顯眼的位置。<sup>13</sup>這一切其實在1970年代後半期就開始醞釀，此時期的法國史學變化因此值得我們細究。

<sup>11</sup> 其中一個例外是人類學家Roger Bastide，他在1960年出版的作品中即引用阿博瓦胥的理論，見Roger Bastide, *Les religions afro-brésiliennes: Contribution à une sociologie des interprétations de civilisations* (Paris: PUF, 1960).

<sup>12</sup> 在此之前，法國史學界也有零星幾份運用記憶資源的史學作品，例如Nathan Wachtel, *La vision des vaincus: Les indiens du Pérou devant la conquête espagnole (1530-1570)* (Paris: Gallimard, 1971), Philippe Joutard, *Légende des camisards* (Paris: Gallimard, 1977), Antoine Prost, *Les anciens combattants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914-1939*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77). 不過這些研究在出版時都未標榜以記憶研究為其重心，也未激發相關的研究風潮，而是在事後才被歸為與記憶研究有關的作品。

<sup>13</sup> Pierre Nora ed., *Les 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84-1992).

## 二、1970年代後期的發展

從法國史學發展的角度來觀察，1930年代年鑑學派興起後，社會史與經濟史是第一代年鑑史家費夫賀（Lucien Febvre, 1878-1956）、布洛克特別著力的領域，中世紀則為其研究的主要時期。戰後接手的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則推出「長時段」（la longue durée）的概念，並促成計量史學的發展。此趨勢使近古史（十六到十八世紀）得到較多的研究人力投入，但是社會、經濟史以外的課題，以及十八世紀以降的當代史仍然缺乏發展空間。1970年代逐步接棒的第三代，以勒果夫為首，積極翻新史學的概念、拓展史學研究的疆域，並尋求與時興的社會科學對話。即使如此，有關記憶的課題在1970年代初期仍未被排入議程。最具指標性的例子無非是1974年所出版的《歷史之製作》（*Faire de l'histoire*）。<sup>14</sup>此套書一般被視為法國史學工作者對當時的研究趨勢所作的一手闡述，然而在構成全書的「新問題、新取徑、新對象」三冊、三十多篇文章中，卻無一觸及記憶問題。兩位主編，亦即勒果夫與諾哈，當時為這套書撰寫的專題文章分別討論的是：「心態史」（histoire des mentalités）和「事件的重返」。前者反映了那個時期法國史學對於心態史的興趣，後者則以被布勞岱史學邊緣化的「事件」為核心，重新評估這個概念在史

<sup>14</sup> Jacques Le Goff and Pierre Nora eds., *Fair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74). 此書書名乃借用 Michel de Certeau 一篇文章之標題，其意乃「歷史之作」（le faire de l'histoire），見該套書第一冊頁 IX 之說明。文章出處如下：Michel de Certeau, "Faire de l'histoire : Problèmes de méthode et problème de sens," *Recherches de science religieuse*, 58 (1970), pp. 481-520, 後收入 Michel de Certeau,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93[1975]), pp. 27-62.

學新潮流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至於記憶問題，則要到四年後出版的《新史學》（*Nouvelle Histoire*）史學辭典中，才見到「集體記憶」此一條目。<sup>15</sup>此篇由諾哈撰寫，其篇幅雖然不長，卻簡潔有力地點出了此概念在當代史學的重要性，因而常被法國學界視為是此波研究風潮中最早提出的理論嘗試。<sup>16</sup>職是之故，以下以較多篇幅來說明諾哈在該文中提出的想法。

在這篇文章中，諾哈試圖闡述阿博瓦胥的論點，並且從他對當時社會現象的觀察來進一步辯證歷史與記憶兩者之間的關係。由於其預設的讀者對象是史學工作者，作者在文章伊始處即將記憶研究的潛力與已經在史學界風行一段時間、也孕育出許多作品的心態研究相比擬：

今日談論集體記憶跟三十多年前談到「心態」一詞一樣，遭遇到同類的難處，也牽涉到幾乎相同的利弊關係。因為這個名詞也是一樣廣泛又模糊，不過若策略性地運用之，將可以為歷史編纂學的更新帶來豐富的成果。<sup>17</sup>

<sup>15</sup> Jacques Le Goff, Roger Chartier and Jacques Revel eds., *La Nouvelle Histoire* (Paris: Retz-CEPL, 1978). 此辭典於1978年出版，共575頁，後於1988年另出精簡口袋版，僅收入第一版中最主要的十篇文章，外文譯本多採取此一精簡版，中譯本亦然。

<sup>16</sup> Pierre Nora, "Mémoire collective," in Jacques Le Goff, Roger Chartier and Jacques Revel eds., *La Nouvelle Histoire*, pp. 398-401. 前所提及的英文讀本沒有收錄這篇文章，反而節錄諾哈在2002年登於德國期刊 *Transit* 的英文短文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Upsurge in Memory"（此為法文文章英譯），可見這類大部頭的讀本有容易失焦的問題，見 Jeffrey K. Olick, Vered Vinitzky-Seroussi and Daniel Levy eds., *The Collective Memory Reader*, pp. 437-441.

<sup>17</sup> Pierre Nora, "Mémoire collective," p. 398.

然後，作者引用阿博瓦胥一篇文章的標題，藉由歷史記憶（*mémoire historique*）與集體記憶（*mémoire collective*）兩個名詞將歷史與記憶對比。<sup>18</sup> 依照諾哈的說明，集體記憶是過去在一個群體中的殘存，由該群體對之加以運作的表現。而這個群體的規模可以是同質性高的文化區域、國家，或是有著同樣意識型態的政治或宗教團體，或是家族、世代、弱勢團體、工人階級或婦女。隨著群體的不同，牽涉在其中的集體記憶也會隨之改變。對於這些群體而言，記憶就像是無法抹滅卻可操作的財產、權力與抗爭的工具，同時也是情感與象徵的利害糾結之所在。相對於此，歷史記憶則是歷史學家所提供的對過去的記憶，因此它是統合而成的、是以符合學院標準而得出的，甚至可以說是歷史學家社群所依恃的集體記憶，也就是歷代史學累積的知識。一些被集體記憶所遺忘、擱置的部分，反而有可能成為歷史記憶討論的對象。當集體記憶因其群體的主觀需求而可能產生各種想像、壓縮、混合、變形時，歷史記憶則會過濾、累積、聚合，並試著提供較完整的圖像。所以我們可以說，歷史記憶通常會凝聚，而集體記憶則會分化，兩者之間實不無對立。儘管如此，在許多社會，兩者經常還是互通的。例如關於極古早的過去，包括起源神話、被視為重要的古代戰爭、傳奇人物與事蹟等等，集體記憶其實是藉著歷史記憶來得知與傳承的。甚至群體系譜，由於攸關正當性，往往也是一種由歷史學者提供的戰鬥工具。及至十九世紀實證史學時代，這種現象仍舊存在，例如法國第三共和之締造者的戰鬥意識型態，有一大部分正是依賴歷史學者的提供。簡言之，在某個時期以前，是歷史在形塑記憶。

不過，諾哈認為，在他書寫此篇短文的時刻，這個態勢已經翻轉

<sup>18</sup> 見 Maurice Halbwachs, *La mémoire collective*, p. 97.

了：歷史已無法滿足社會群體的需求；而且，社會群體本身大量且迅速地生產自己的記憶論述，使得歷史書寫變成是在被記憶催促的情況下進行。諾哈認為這個現象的出現，一方面與當代社會在各方面所遭遇的變化與斷裂有關，另一方面與現代傳播工具的威力有關。世界大戰、殖民帝國解體、傳統農業社會的凋零、世界性的石油危機等等，都讓人們深感自己處於一種前所未見的變局。而且，1960年代後的大眾傳播媒體運作令人們對媒體報導的內容印象深刻，也讓所謂的時事具有前所未有的臨場感與立即的歷史權威感。當代社會的變化亦使種種集體記憶紛紛湧現。一方面，各式各樣的社會群體藉著保存或挽回其過往來彰顯其主體性；另一方面，許多人因為失根流離或對未來感到不安，意欲藉著緬懷過去來補償現在的空洞感，從而賦予過去種種至此尚不會有過的價值。這些現象造成前述的逆轉狀態，使得原本大寫的歷史（*Histoire*）在被許多小寫歷史（*histoires*）競爭的情況下而漸趨多樣化，而歷史專業也遭受淪為意識型態角力場域的風險。

諾哈指出，記憶問題在二十世紀已逐漸變成一個當代的歷史課題；雖然在學界有心理學家或哲學家曾經提供一些回應，另外也有文學作品以此為核心主題，<sup>19</sup> 但在這篇文章寫成的年代，即1970年代末，歷史學界正式處理此問題的研究仍然極少，因此有必要正視之。他認為，若要讓集體記憶變成歷史研究的對象，必須有一個既充分也必要的條件，那就是不能再把兩者混為一談，而若是所謂的新史學能做到這一點，那就像進行了一場哥白尼革命、一場歷史編纂學上的工程，之後就可以有能力回應新的挑戰，也能滿足當代社會各個群體在

<sup>19</sup> 作者提到的有普魯斯特、喬哀思、康拉德、斯維沃（Italo Svevo）等人的作品。

這方面的需求。爲此，有幾個史家習慣的基本主軸需要被調整：一、要採納當代的問題意識，同時採取歷史回溯的步驟，後者反映出的好奇與興趣必須能夠照顧到曾經參與歷史進程的社會群體的需求。二、對於過往那種被因果律支配的單線時間性，應該放棄，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人類學式的眼光，也就是對於個人與社會集體彼此接合的各個層次的關注，而這些層次可以是語言、人口、生物、經濟、形上或文化各方面的。三、在研究的時期上，過去史學家因爲出於對「起源」的追求而偏好的上古、中古時期必須讓位，由近現代研究取而代之，因爲後者可供系列研究的材料相對較多，且與當代社會的關係較近。他認爲，集體記憶的研究可以讓原本在史學中被忽略或隱微不彰的面向清楚顯現，而且在當代史領域中可扮演心態研究在近古史領域中扮演的角色，且進一步豐富相關研究的面向。在實際的研究作法上，他認爲可以從記憶依存的空間、場域、事物入手，包括：一、地理上的場所：即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二、建築空間：例如墓園、建築物；三、象徵性的場合：例如追思會、朝聖、週年紀念活動、紀念性的標誌；四、功能性的事物：例如教科書、自傳或社團。

諾哈繼而指出，這些以空間活動和事物爲引導而重建的記憶（la mémoire des lieux）可以被想成是記憶依托的所在（lieux de la mémoire），而隨著國家、社會群體、各個世代對於記憶的使用方式不同，各類的記憶檔案會被建立起來。它們可以是社會以不自覺方式生活著的舊慣習俗、以歷史自覺方式經歷的傳統，或是在檔案中保存的種種資料。在此文結語處，他重申：集體記憶的問題已經超出古典歷史編纂學的範圍，要進行相關研究必須要檢討整個歷史編纂學的傳統，同時辨明記憶的性質與類型，而記憶課題的分析將會是當代史中最有活力也最重要的一部份。

如今回頭來看這篇三十多年前的短文，其中有些論據似乎過於簡化，但作者所指出的研究方向畢竟相當明確。在阿博瓦胥龐雜的理論基礎上，諾哈加入了他對傳統史學侷限之檢討、對當代社會變化之觀察。此外，他從英國女史葉慈（Frances Yates, 1889-1981）針對中古以空間爲憑藉的記憶術之研究中獲得靈感，<sup>20</sup> 醞釀構思出初步研究的取徑與對象。六年之後，由諾哈本人一手規劃、主編的《記憶所繫之處》第一卷問世，爲這原來綱領式的理論帶來實作的成果，也正式爲法國歷史學界開啓記憶研究的大門。

值得注意的是，諾哈對記憶課題的關注與他對「現在史」（histoire du présent）的思考有密切的關係。事實上，在前面提及的《新史學》那本歷史辭典中，諾哈除了撰寫「集體記憶」的詞條外，也撰寫了一篇標題爲「現在」（présent）的詞條。<sup>21</sup> 而在這些文章出版的同時，一直到《記憶所繫之處》的出版，諾哈是在他主持的專題討論課（seminar）上與同儕和學生們反覆討論，將原本的抽象概念一點一滴具體化，並且逐漸組成一個堅強的作者群。<sup>22</sup> 諾哈從1976年秋

20 見 Frances A.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此書回溯了上古流傳至文藝復興時期的記憶術，並考證了這套以空間爲基礎的聯想記憶法（method of loci）與修辭學、邏輯訓練之間的關係。諾哈所創的名詞「lieux de mémoire」多少從中得到靈感。此書得以在1975年出版法文版，亦是由諾哈一手促成的。關於最後這點，見 François Dosse, *Pierre Nora: Homo historicus* (Paris: Perrin, 2011), p. 247.

21 見 Jacques Le Goff, Roger Chartier and Jacques Revel eds., *La Nouvelle Histoire*, pp. 467-472.

22 François Dosse, *Pierre Nora*, p. 288。1977-1978學年度，他所主持的專題討論課的主題便是：「集體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la mémoire collective）」。

正式在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任教，其課程名稱便訂為「現在史」（Histoire du présent）。<sup>23</sup>按照諾哈的說法，從事「現在史」的史家是「有意識地讓過去出現在現在，而不是無意識地讓現在出現在過去」（Il fait consciemment surgir le passé dans le présent au lieu de faire inconsciemment surgir le présent dans le passé）。<sup>24</sup>這個現在史所標示的不只是一個比當代史離我們更近的一段歷史，而且是對一個已經歷史化的「現在」的觀察，以及從中形成的歷史研究法。其中牽涉到的是特殊的時間分析類別，例如世代的觀念、事件的觀念、記憶的歷史、經過重新聚焦的文化史、討論政治性多過於討論政治活動的新政治史等等，都可以是其關注的主題。<sup>25</sup>這些不同的取徑都可在他所主持出版的歷史人文及社會科學叢書系列中看到痕跡，<sup>26</sup>而《記憶所繫之處》中所集結的文章更以驚人的密度反映出主編與作者們對於「現在史」與記憶課題的實作成果。

### 三、《記憶所繫之處》

在前述的文章中，我們看到諾哈巧妙地運用思考與文字的翻

<sup>23</sup> François Dosse, *Pierre Nora*, p. 285.

<sup>24</sup> Pierre Nora, "Le retour de l'événement," in Jacques Le Goff and Pierre Nora eds., *Faire de l'histoire*, t. 1, p. 225.

<sup>25</sup> Pierre Nora,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au présent historique," in Institut d'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 *Ecrire l'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 En hommage à François Bédarida* (Paris: CNRS Editions, 1993), pp. 43-47.

<sup>26</sup> 諾哈自1965年起即受邀在文學界享譽盛名的伽里瑪出版社（Editions Gallimard）擔任主編之一，由他創設的叢書系列主要有1966年推出的「人文科學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71年推出的「歷史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他後來也負責該出版社早在1926年就設立的「概念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s idées）叢書。

轉——從「空間場域引發的記憶」轉變成「記憶所寄託的地方」——，跳脫了單純空間框架的明顯限制。法文名詞lieu原本就可以指實體的場所，也可以指較抽象的「所在」。到了1984年推出的作品，書名更精簡成*Lieux de mémoire*。<sup>27</sup>如此運用之下，這個諾哈新創的名詞可討論的對象就不只是實體物質存在的空間或場所，也可以是另具物質形式的文學或藝術作品，或是更具象徵意義的年曆日期、機構或制度，甚至是看似毫無物質憑藉的對話與語言。後來這個新創名詞在1990年代中期被收入法國人常用的法語字典*Le Grand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其定義就是使用諾哈的文字：「物質或概念層次的一個有意義的單位，因人們的意志或時間的作用而將之變成某一共同體的象徵性要素」（unité significative, d'ordre matériel ou idéal, dont la volonté des hommes ou le travail du temps a fait un élément symbolique d'une quelconque communauté）。

在1984年推出的《記憶所繫之處》第一卷單冊，以「共和國」為主題，共收入十八篇個案研究，再加上諾哈自己寫的前言和結語，構成一份完整的實作，也讓讀者看到一部迥異於傳統法國史書寫手法的作品。此冊之前言〈記憶與歷史之間〉被認為是他對「記憶所繫之處」之問題意識的完整說明，以及整個出版工程啟動的宣言。其內容要點與1978年出版的短文相似，書寫手法則更為複雜精緻。<sup>28</sup>此冊的

<sup>27</sup> 有關此新創名詞翻譯困難的問題，見Pim den Boer, "Loca memoriae — Lieux de mémoire" in Astrid Erll and Ansgar Nünning eds.,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8), pp. 22-23. 中文翻譯的相關考量，見皮耶·諾哈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出版社，2012）中之〈譯者導言〉，頁12-13。

<sup>28</sup> 在此套書之第一套英文選譯版尚未翻譯出版前，此篇長文曾被改寫供翻



主要分類標題包括象徵、重要建築、教育、紀念活動、反差記憶 (contre-mémoire)，對於法國大革命之後建立的共和國，從大家極易聯想到的三色旗、共和曆、馬賽曲，到代表負面記憶或反差記憶的旺代地區 (La Vendée)、巴黎公社先烈牆等都包含進去。至於那些用於建立共和國概念與維繫共和國精神的媒介，包括教材、辭典、紀念活動等等，作者們都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對象在過去是如何被建構、被詮釋，被每一世代的人們依其當下的需求而爭奪或挪用。其中有一些是出現時備受爭議，但經過一、兩百年的千錘百鍊，已經成為法國人共同認同的象徵。另也有一些記憶所繫之處是初期不受注意，或表面上並無爭議，但是在後世被政界或社會中不同意識型態的群體加以利用，而成為詮釋上可以完全兩極的主題。

書中部分文章雖因過多歷史考據而顯得冗長，但是整本書充分顯現出探討記憶的歷史可以帶來的豐富面向，因此受到學界高度的肯定。1986年，以「國族」(La Nation) 為主題的第二卷問世，全卷共三冊，收錄四十九篇文章。以「複數法蘭西」(Les Frances) 為主題的第三卷則於1992年完成，全卷共三冊，收錄六十六篇文章。整套書七冊共有五千多頁，前後動員了一百多位學者參與。諾哈原本的規劃是「共和國」一冊、「國族」兩冊、「複數法蘭西」一冊，<sup>29</sup>相較於後來的結果，可看到此出版品遠超過最初設想的規模，而變成真正的

譯刊登，見Pierre Nora,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Spring 1989), pp. 7-25. 由於當時許多讀者未能閱讀法文原作，此篇英文文章因此成為他在國際學界最常被參考引用的文章。

<sup>29</sup> Pierre Nora, "Présentation," in Pierre Nora ed., *Les lieux de mémoire t. 1 La République* (Paris: Gallimard, 1984), p. viii.

歷史書寫工程。這樣龐大的規模卻也意外造成該書在外文譯介上的困難，連坐擁國際學界主流資源的美國校園也得由哥倫比亞大學與芝加哥大學兩個大學出版社陸續投入，才在2010年勉強將全套書收入的文章都翻譯成英文。但這兩套英文選譯版由於經過前後兩次選文、自訂文章分類架構的過程，因此與法文原版的架構大不相同。<sup>30</sup>其他如義大利、德國、以色列、日本、台灣等等都是採取少量選譯的方式，因此也無法反映原著的架構。為了方便華文讀者瞭解原書出版時的架構安排，本文因此將原文七冊目錄翻譯置於附錄，以供讀者參考。

事實上，此著作全套出版後，許多評論者都認為，此集體書寫歷史的工程雖然龐大，卻沒有一般合著作品的缺點。它不像合著教科書那種由每個作者負責一個斷代或一個主題的機械化、缺乏對話的分工形式，也沒有一般學院論文集那種眾聲喧嘩卻缺乏交集的缺點，而比較像是一首主題清楚、結構完整的交響曲，其中每個作者在獨奏時可以自由發揮自己對主題的詮釋，但集合在一起後，多篇互有呼應，相互和諧，讓讀者彷彿聆聽一首當代歷史學家所合奏的法國史交響曲。這套書之所以能達到如此效果，主要是靠著諾哈這位樂團指揮在每卷的引言定下基調，提出具有高度的主題視野，並且花費許多時間與每位作者討論文章架構與鋪陳手法，以求能對「記憶所繫之處」這個概念做最好的闡釋。<sup>31</sup>在一百多篇文章中，當然還是有無法確切掌握概

<sup>30</sup> 見Pierre Nora ed., *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dited by Lawrence D. Kritzman and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1998); Pierre Nora ed., *Rethinking France: Les Lieux de mémo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2010).

<sup>31</sup> 這個樂團指揮的比喻見於一些評論，例如：François Hartog, "Temps et histoire. «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 », " *Annale: Histoire, Sciences*

念的弱音，但是精彩的高音卻處處可聞，而這些文章後來也經常被相關主題的研究者引用。

在學界，此巨作受到一定的肯定，但也不乏批評的聲音，有論者認為條目的選擇標準不清，有些條目不夠恰當，而有些條目的缺席令人不解。<sup>32</sup>也有論者認為在上百篇文章中，有關殖民的部分太少，法國殖民的記憶被嚴重忽略。<sup>33</sup>另外也有社會學家認為記憶在其中被隱喻化處理，而有關阿博瓦胥著作中關心的問題——社會群體如何記憶？——被討論的還不夠多。<sup>34</sup>這些皆是學院中習以為常的批評，不足以撼動此作品的地位。真正對此作品造成困擾的反而是它在大眾輿論中獲致的盛名。事實上，在第一卷單冊出版時，主編最初對紀念活動熱潮的批判立場是很明確的，也是被肯定的。但是由於第一、二卷出版後受到媒體的大量關注，加上標題的新穎、簡潔，這個標題很快地成為媒體與文化界的熱門名詞，被應用在許多地方，但其內涵也由此被簡化，導致原本的批判意義被掏空，名詞也被標籤化。例如政府部門為了彌補原本在法國古蹟分類使用的「歷史建築」(monument historique) 概念之限制，而將此名詞用在二十世紀出現、目前被指定保存的現代古蹟上：1989年，香榭里榭大道上一家政商名流經常光顧的老牌餐廳 *Fouquet's* 就被文化部冠上「記憶所繫之處」的標籤而

*Sociales*, 50:6 (1995), p. 1220.

32 Henry Rousso, "Un jeu de l'oie de l'identité française,"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15 (1987), pp. 151-154.

33 Hue-Tam Ho Tai, "Remembered Realms: Pierre Nora and French National Mem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3 (2001), pp. 906-922.

34 Marie-Claire Lavabre, "Usages et mésusages de la notion de mémoire,"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7:4 (2002), pp. 48-57.

成為「新遺產」。<sup>35</sup>此概念被消費、甚至成為紀念活動與遺產觀光部署中的一個標籤，面對這種現象，諾哈本人並非毫無警覺，所以在全套書最後一篇作為結語的文章〈紀念活動的時代〉(L'ère de la commémoration) 中，他也試圖將這個現象納入分析。

儘管如此，還是有評論者把作品本身和大眾的接受反應視為整體看待，而質疑此出版工程是否為記憶產業 (memory industry) 推波助瀾。一向關切當代社會變化與思潮的法國哲學家里柯 (Paul Ricœur) 在2000年出版的《記憶、歷史、遺忘》中就對這種現象表示疑慮。<sup>36</sup>對於「記憶所繫之處」這個概念被濫用、甚至被收編等偏離的狀況，里柯似乎認為這個概念有本質上的弱點，也就是定義模糊、範圍過於變動，所以容易遭到濫用。由此，我們可看出這類出版年代跨越太長的作品之風險——隨著其出版時間的延展，後來的評論者把大眾的接受反應與作品本身一起討論，忽略了這些面向未必在作品最初的規劃當中。<sup>37</sup>

為此，諾哈在其主辦的刊物《辯論》(*Le Débat*) 中邀請一些學者對話，並在2002年刊出的專號中發表了一篇文章，試圖再次澄清

35 相關討論不少，包括曾經擔任古蹟部門主管的 Maryvonne de Saint-Pulgent 也表示對這類「新遺產」現象的保留態度。見 Maryvonne de Saint-Pulgent, "Le patrimoine au risque de l'instant," *Cahier de Médiologie*, 11 (2001), pp. 303-309.

36 見 Paul Ricœur,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0), pp. 522-535. 此外，書中第二章的部分討論也提及此著作。

37 一些英文評論也有這樣的傾向，有些將之視為法國史百科全書，也有人認為此套作品是配合法國大革命兩百週年紀念而做的，但這些皆非此著作原來規劃的重點。見前引讀本 Jeffrey K. Olick, Vered Vinitzky-Seroussi and Daniel Levy eds., *The Collective Memory Reader*, p. 437.

其看法和作法。<sup>38</sup>此篇文章融合了他在《記憶所繫之處》中曾提出的一些論點，兼及他對此書出版之後續現象的一些觀察，頗能反映他對此主題的晚近見解，值得我們以較多篇幅加以說明。在該文中，他大致以三個面向來討論：一、《記憶所繫之處》本身的性質；二、當今觀察到的記憶現象的特有結構；三、有關紀念活動的浮濫與「記憶責任」(devoir de mémoire)<sup>39</sup>的問題。

就第一個面向來說，他認為，當一個概念(notion)的醞釀與實際操作前後歷經十年以上，其本身必定也產生了一些變化。眾多建立在大量材料和具體分析之上的研究成果足以證明這個起初看似單薄的概念其實是既豐富又多產的。不僅那些原來就受到重視的紀念體如先賢祠、知名墓園等得到更完整的研究，甚至一些表面上與記憶議題關係不那麼直接的事物，例如百科全書、環法自行車賽等，其與集體記憶的關連也由此被勾勒出來。連一些更遠、更抽象的主題，如行政區域劃分、左右派之分，也可以透過這個概念被重新思考。由此可見，這個概念有能力翻新國族史的作法，甚至可變成是當代史研究中一個相當敏銳的主題類別。他認為，評論者當然可以質疑這個概念本身的周延程度，但要這麼做的同時，不可忽略由此產生的實際作品，因為這個概念若有意義，其意義是透過這些作品而存在的，而不是以一個

純粹觀念(concept)的狀態存在。人們可以檢視的是，這個概念是否能夠讓我們對某個眾所熟知的主題產生新的理解？是否能夠讓一些嶄新又有啟發力的主題浮現出來，而那些是原有的歷史研究從不曾想要處理的題目？是否能夠讓一些原本被歸屬於邊緣或地方博學人士才有興趣的題目來到史學興趣的中心位置，例如博物館、檔案、節慶、箴言，甚至是紀念活動？最後還可以問的是，由這個概念所引發的這些主題研究，是否改變了歷史學家的眼光和工作，甚至影響了整個歷史編纂學的走向？諾哈認為只有從其效益來看，才能判斷這個概念本身的有效性。

對於這個概念之遭受誤用、濫用，里柯似乎傾向於認為這個概念有本質上的弱點；諾哈則認為，雖然他也不樂見這種情況，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表示這個概念觸及到法國社會集體意識中的敏感神經，才會引起眾多回響，可見這個概念有其生命力。事實上，記憶這個議題本身就具有可塑性、延展性，這是研究者本來就應該有的認知。因此，這個概念的重點不在於是否具備哲學家認定的嚴格定義，而是要看在歷史實作上是否能提供刺激，並且注意到其效果與副作用。

至於第二個面向，亦即當前記憶現象本身的特有結構。諾哈認為，法國在二十世紀末期所面臨的記憶現象其實與當時的歷史條件有關，而這是出自於兩種規模頗大的變動交互作用的影響。一種是時間感的變動，另一種則是社會性的變動。時間的變動，指的是「歷史的加速」(accélération de l'histoire)，亦即：許多事物才剛出現就變成過時，而「過去」這個時間向度也與現在距離愈來愈遠。往昔人們習慣尋求事物的恆常、連續性，現在則是得接受不斷變動的狀態，這導致歷史時間(過去—現在—未來)的和諧感瓦解，對未來的不確定感

38 見Pierre Nora, "Pour une histoire au second degré," *Le Débat*, 122 (2002), pp. 24-31, 後收入 Pierre Nora, *Présent, nation,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2011), pp. 405-418. 此篇文章大致包含了前所提及的英文讀本所選短文的主要論點。

39 「記憶責任」主要是由集中營生還的受難者、義大利化學家兼作家Primo Levi提出的呼籲，認為大屠殺的生還者有義務為死難者留下見證，讓世人不要忘記此人間浩劫及因此死去的人們。後來此概念被廣泛應用，多用來指與猶太人死難有關的刑責、賠償、追討等等。

也加重。這種不確定感連帶使得「現在」被賦予一種責任，亦即要記取、累積、保存所有讓後代可以瞭解當代發生之一切的所有痕跡。這種「歷史的加速」不僅讓人們對未來目標有不確定感，也讓人們與過去的關係改變，原本以為是已知的過去也因此變得隱晦不明，人們必須靠檔案材料、遺跡去追尋，而這種將過去「重新據為己有」(ré-appropriation)的過程，使得以往我們簡單稱為「歷史」的事物現在被稱為「記憶」，也就是為了符合現時需求而被重建的記憶。易言之，這種意義廣泛又無處不在的記憶有取代原先歷史所據地位之趨勢，而包括原本屬於歷史實作的部分都不得不因應之。在這種情況下，「歷史」一詞究竟指稱的是什麼，實在需要再加以定義。諾哈認為這種意義翻轉是我們必須警覺的現象，現今的歷史學家也不可能再保有像十九世紀邁向專業化過程時的同行前輩那種天真心態，以為服膺材料、自劃一塊鑽研領域就可進行一種科學性的歷史研究。

諾哈認為，上述「歷史的加速」在記憶方面造成兩種效果：一個是累積的現象，另一個是「現在」這個時間向度的獨立。累積的現象與失去感有關，它造成社會中記憶功能的膨脹、與記憶相關的機構與機制大幅發展，例如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系列收藏、資料庫、數位化、大事記等等過量增生。而在不可預知的未來與變得隱晦不明的過去之間，「現在」這個時間向度似乎變成讓我們得以理解自己的唯一可能選項，但這是一個已經歷史化的「現在」，它能夠意識到自身的存在。在歷史連續性與時間連續性皆爆裂後，記憶的定義為之改變：它不再是「記取過去的經驗以便為我們設想的未來做準備」，而是「讓現在得以向其本身呈現」(rend le présent présent à lui-même)。<sup>40</sup>

<sup>40</sup> Pierre Nora, *Présent, nation, mémoire*, p. 412.

至於社會性的變動，諾哈稱之為歷史的「去殖民化」，也就是西方社會中少數或弱勢群體的各種記憶的出現。對過去的收整與重組是這些群體主張其身份認同的過程之一部份。這其中還可粗分為三類：世界性的（二十世紀中的去殖民運動所帶來的變化）、內部的（包括族群、性別、宗教、社會、地域等方面的弱勢或邊緣團體）、意識型態的（極權與專制政權倒台後所解放出來的國家如東歐、拉丁美洲、南非等等）。由於數量眾多、規模龐大，這些地區、團體或組織所主張的記憶與身份認同促使記憶與歷史兩者的原有地位與相互關係出現深刻改變。而這種記憶爆炸的現象讓以往被忽略的「集體記憶」概念備受注意，同時也與後來被談論的「紀念活動之專制」(tyrannie de la commémoration)與「記憶責任」有關。

由此，諾哈進入第三面向的分析。他認為，在阿博瓦胥的理論中可大致區分成由集體記憶扮演中介角色的個人記憶、集體記憶、歷史記憶三個有秩序的層次。不過，由於前所言及的「歷史的加速」與「去殖民化」，這個理論架構中原有的層次已被打破重組。新形式的「集體記憶」就是這兩種變化同時作用的產物。一方面，我們看到這種「集體記憶」密集出現，而這與歷史意識遭到具有社會性的自我意識顛覆有關，因為後面提到的這種意識是對歷史有所要求的。另一方面，在集體記憶充斥的社會中，歷史與歷史學工作者都被指派了與以往不同的角色。在那之前，歷史——尤其是變成帶有科學企圖的歷史學科——是建立在與記憶截然兩分的基礎上，儘管它還是與記憶有根源上的關連。在那種概念架構下，記憶屬於個人、是分散多樣的；而歷史則屬於集體、經過整合的。也就是說，個人有其記憶，那可以與家庭、職業、宗教、自身經歷有關；而社會群體所擁有的是歷史。當人們說社會群體也有記憶時，就開啓了一個新的局面，這同時也意味

著社會中個體地位的改變，而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也改變了。諾哈認為這個轉變與他在標題為〈紀念活動的時代〉一文中所描述的，以及其史學界好友郭榭 (Marcel Gauchet) 所言的「身份認同的紀元」(âge des identités) 有關。<sup>41</sup>

諾哈認為「身份認同」的概念也經歷了與「記憶」類似的變化，也就是說，從一個屬於個體的概念變成屬於集體的概念，從主觀變成客觀。往昔談的身份通常與個人特徵有關，在行政與警察系統內指的是像手印、指紋、身體特徵（如膚色、髮色、眼珠顏色、身高等），亦即身份證件所載的事物。但當這個名詞被套用在群體時，就變成是一種從外部而來的自我界定。就像哲學家兼婦女運動者西蒙·德·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的名言「我們並非生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On ne naît pas femme, on le devient)，類似的觀念可適用於主張其自我認同的各種團體。至此，身份認同變成是一種責任，就像記憶一樣；就是在這種義務性的層次上，記憶與認同產生了關連、依循了同樣的機制，甚至幾乎變成是同義詞。而二者之間的結合構成了歷史與社會動力新結構的特徵。這個帶有倫理向度的動力變得極具約束力，也容易造成濫用。由於解放、抗爭的主張，記憶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威望與特權，它變成那些在大歷史中沒有發聲權的人們的歷史——這些群體要求大歷史的承認、爭取在大歷史中的一席之地。在此之前，記憶講求的是對所記之事物的忠實，而未必是真相。但新的狀況是，集體記憶可以宣稱自己擁用的是比歷史更真的真相，是親身經歷、深刻回憶的真實——那是關於痛苦、壓迫、恥辱的種種

回憶，不管這些回憶中是否有重建或事後引導的成分。

諾哈認為史學工作者與哲學家都一樣，受制於此種狀態的世界及其形成的規則，只能透過執行其職務來掙脫其束縛。不過，這個職業本身也已被改變了，史學家無法再自認為可以置身於社會現實之外。因此，瞭解自己是在何種歷史性運作機制 (régime d'historicité)<sup>42</sup> 下工作，並分析其限制，這成了避免淪為其奴隸的基本手段。是以，史學工作者，尤其是專攻當代史者，應該進行「另一層次的歷史」(histoire au second degré)，讓歷史批判工作不再被侷限於檢討工具的層次，而是對於受到記憶衝擊的史學本身作整體的檢視。從這個角度來看，記憶研究的到來畢竟有讓史學工作者不再天真地忽視其複雜處境的正面功效。

論理至此，諾哈認為他與里柯的想法沒有基本上的差異。不過，里柯在其文中期許自己所從事的記憶研究能夠跳脫時代束縛；<sup>43</sup> 諾哈則認為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對於歷史學家而言更不可能。他認為只有保持清醒警覺，從工作內部去進行思辯，才可能暫時擺脫紀念活動、記憶責任等等加諸於史學家身上的強迫狀態。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看出：諾哈的記憶研究最後仍偏向於對歷史學的反省，也就是他所言的「另一層次的歷史」。但是在社會上，這個概念之所以會受到歡迎與重視，則與集體認同有關，而這種記憶熱潮，甚可說是懷舊風潮，似乎反映了法國人的某種「時間危機」，也就是本文下一節要討論的主題。

<sup>41</sup> Marcel Gauchet, *La Religion dans la démocratie: Parcours de la laïcité* (Paris: Gallimard, 1998).

<sup>42</sup> 有關此名詞與概念的出現與內涵，後有專節說明。

<sup>43</sup> Paul Ricœur,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 111.

#### 四、關於「歷史性」的討論

有關記憶研究所引起的討論，以及諾哈在上文中所言的「現在」這個時間向度的獨立現象，我們可在另一位法國史家的著作中找到更多迴響，作者甚且以一整章來分析《記憶所繫之處》及其牽涉到的社會現象。此亦即阿多格在2003年出版的專著，其正副標題為：《歷史性運作機制——現在主義與時間經驗》（*Régimes d'historicité: Présentisme et expériences du temps*）。<sup>44</sup>

阿多格本身是西洋上古史的專家，其研究領域是史學史，尤其是希臘史學思想。他早期曾經想投入人類學研究，因此對於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的作品非常熟悉，也對當代其他人類學作品持續注意。後來雖回到西洋史領域，且先是專注於上古史研究，但他常將古代視為異域，帶著人類學式的比較眼光進行研究。在這份論著中，他便藉著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歷史之島》（*Islands of history*）、李維史陀的《野性的思維》（*La pensée sauvage*），以及眾多歷史文本，包括荷馬史詩中的《奧德賽》、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夏多布里昂（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的《黃泉回憶錄》（*Mémoires d'outre-tombe*）與《美國行

<sup>44</sup> François Hartog, *Régimes d'historicité: Présentisme et expériences du temp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3). 此書尚無英譯本，但有日譯本：フランソワ・アルトーグ（著），伊藤綾（訳・解説），《「歴史」の体制：現在主義と時間経験》（東京：藤原書店，2008）。阿多格另曾在兩篇英文文章中大致說明其論點：François Hartog, "Time, History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Rolf Torstendahl and Irmline Veit-Brause eds., *History-Making: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Formation of a Discipline* (Stockholm: Kungl. Vitterhets Historie och Antikvitets Akademien, 1996), pp. 95-113; François Hartog, "Time and Heritage," *Museum International*, 57:3 (2005), pp. 7-18.

旅》（*Voyage en Amérique*）、諾哈的《記憶所繫之處》等作品，反覆地討論不同時代的文本所呈現的歷史意識，以及反映於其中的歷史性運作機制。

現在頗常被提及的「歷史性運作機制」（*régimes d'historicité*）這個名詞最早是由阿多格在1983年提出。他當時在針對薩林斯所提出的概念而撰寫的一篇評論中使用了這個名詞，但並未多加著墨。<sup>45</sup>從該篇文章，我們已經可看到他借異文化的歷史觀來反思西方歷史觀的作法。作者在薩林斯討論庫克船長與夏威夷原住民相遇的例子中，看到迥異於西方歷史觀的時間概念。不過，薩林斯關注的是原住民如何在其文化所提供的思考架構中來看待和詮釋庫克等人的到來，所以並未討論西方歷史觀本身內部的性質變化；阿多格則依其專長來發展後面這部分的討論。在這個名詞首次提出後，阿多格在1993年刊出的一篇文章中曾經試著將此概念理論化。<sup>46</sup>在1995年一篇評論《記憶所繫之處》的文章中，他也已經嘗試將此概念與他提出的「現在主義」

<sup>45</sup> François Hartog, "Marshall Sahlins et l'anthropologie de l'histoir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8:6 (1983), pp. 1256-1263. 文中所討論的薩林斯文章包括：Marshall Sahlins, "Other Times, Other Customs: 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5.3 (1983), pp. 517-544; Marshall Sahlins, "Apothéose du capitaine Cook," in Michel Izard and Pierre Smith eds., *La fonction symbolique* (Paris: Gallimard, 1979), pp. 307-339. 這兩篇文章後來都收入 Marshall 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中，但後面這篇經過改寫，標題被改為 "Captain James Cook; or, The Dying God"。

<sup>46</sup> 見 François Hartog and Gérard Lenclud, "Régimes d'historicité," in Alexandre Duto and Norbert Dodille eds., *L'état des lieux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L'Harmattan, 1993), pp. 18-38. 此篇文章出現的背景是在一個由專研希臘時期的學者 Marcel Detienne 所籌畫的會議，由於有讓歷史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性質，因此是由阿多格與人類學者 Lenclud 一起完成，見 François Hartog, *Régimes d'historicité*, p. 19.

(*présentisme*) 概念相扣連。<sup>47</sup>《歷史性運作機制》於2003年出版後，此名詞與概念更被廣泛引用。從1983年提出概念名詞，到2003年出書完整闡述，整整二十年間發生的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記憶所繫之處》的出版現象、古蹟概念的興起和熱潮等等，這些都是他思考其概念應用時的素材。<sup>48</sup>

依照阿多格的說法：所謂的「歷史性運作機制」，狹義而言，是一個社會看待過去以及與過去交涉的方式；廣義而言，這個概念可用來指稱人類社會自我認知的方式。或更確切地說，這個概念為比較不同類型的歷史提供了一種工具，但也可以說是將一個社會與時間的關係模式突顯出來，亦即探討不同時空的社會之時間經驗所呈現的型態。<sup>49</sup>

值得說明的是，阿多格在這部討論歷史性運作機制的著作中雖有許多參考來源，但其中最主要的理論參考可說是柯塞雷克 (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 在其名著《已過去的未來》中對於歷史時間的研究，亦即對於過去的每個「現在」中，其相對應的過去與未來被感知與連結的可能模式之研究。<sup>50</sup>以柯塞雷克所用的名詞，也就是在特定時刻中，「經驗場域」(*champ d'expérience/ space of experience*) 和

<sup>47</sup> François Hartog, "Temps et histoire.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pp. 1219-1236.

<sup>48</sup> 相關細節請見其一篇訪談：“Sur la notion de régime d'historicité: Entretien avec François Hartog,” in Christian Delacroix, François Dosse and Patrick Garcia eds., *Historicité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9), pp. 133-149.

<sup>49</sup> François Hartog, *Régimes d'historicité*, pp. 19-20.

<sup>50</sup> 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9). 本文參考的是法文版：Reinhart Koselleck, *Le future passé*.

「期待遠景」(*horizon d'attente/horizon of expectation*) 二者之間連結時的和諧或緊張關係。所謂的歷史時間往往是兩者之間的張力下之產物。<sup>51</sup>在其著作中，柯塞雷克特別著力於伴隨現代性到來而呈現的時間經驗，也就是啓蒙時期的新歷史觀與法國大革命的衝擊。阿多格一方面延續柯塞雷克的思考，一方面結合他本身對二十世紀末期的觀察，將西方歷史性運作模式大致歸納為三種，而每次原有模式的開始變化多少都反映出當時人們感受到的時間危機 (*crise du temps*)，或說是如他所引用的鄂蘭 (Hannah Arendt, 1906-1975) 曾言及的：「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鴻溝」(*the gap between Past and Future*)。<sup>52</sup>這當然不是說在這三種模式發生轉換之外，西方歷史中不會出現其他時間危機，只是這幾次主要危機之深度，足以使得原先主導的時間概念不再全然有效。

在阿多格歸納的三種模式中，第一種是自古代即存在、持續到十八世紀、受「歷史是人生之師」(*historia magistra vitae*) 這個觀念主導的歷史性運作機制。<sup>53</sup>由羅馬共和國晚期思想家西塞羅的名言而形成的這個概念雖是連結古希臘的思想，但也被基督教興起後的思想家繼續沿用，儘管後者偏向強調要在永恆的基礎上連結過去、現在、未來，並以此思考救贖經驗。在這個「以史為鑑」的模式中，過去被視為是充滿值得思考與仿效的經驗來源，而未來被視為是同樣經驗的一再重複，因此在當時人們的「經驗場域」和「期待遠景」的連結互動

<sup>51</sup> 寇斯雷克在該書第三部份第五章特別處理此一組概念。

<sup>52</sup>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1).

<sup>53</sup> 此名言之含意與中文的「以史為鑑」相似。寇斯雷克在其書中第一部份第二章特別討論此概念。

中，是以「經驗場域」為主導，思考方向因此是偏重過去，且由過去指向未來。

這種延續了一千多年的主流歷史觀到了十八世紀末有了明顯的變化，開始逐漸被另一種歷史性運作機制所取代，阿多格稱之為「現代歷史性運作機制」(régime moderne d'historicité)。在這個新機制裡，歷史被視為是一個過程 (processus)，事件不再只是在某個歷史時空中發生，而是必須透過時間的作用發酵，產生其真正的動力效果，而且往往是被放在一個有目的指向的架構中看待。未來於此不再被視為是過去的重複，而是人們必須思考的啓示來源，可能為人類帶來新境界。在這個運作模式中，啓示是來自於未來，未來變成是歷史性思考中的主導類別，現在的意義是由未來所賦予。柯塞雷克指出，在德語世界，複數歷史 (die Geschichten) 在十八世紀中期逐漸被單數歷史 (die Geschichte) 一詞所取代，大寫歷史被賦予高於小寫歷史的地位，而歷史時間被當作單獨討論的主題，迥異於往昔那種依附於自然時間的編年記事的作法。法國大革命的發生更強化了這樣的思想變化。<sup>54</sup> 這種歷史時間觀亦受到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的影響，出現於十九世紀的進步主義即反映了這種歷史性運作機制，而同時，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等宏觀意識型態則提供人們構築未來的理想藍圖。二十世紀初在藝術領域一度出現的未來主義 (futurism) 也表現出這種想法。

然而，經過第二次大戰及納粹屠殺猶太人事件、解放殖民戰爭，尤其是發生於1970年代、當下即造成極大衝擊的世界性石油危機，以及1980年代末期共產集團解體、柏林圍牆倒塌等等事件之後，這個伴隨第一次現代性經驗而出現的歷史時間觀似乎已經逐漸不適用。從二

<sup>54</sup> Reinhart Koselleck, *Le future passé*, p. 46.

十世紀末期的種種現象，這位史家觀察到西歐社會再度處於一種「時間危機」：未來不再是那個能預見和期待的遠景，而過去也不再是那個可以提供行動指導的經驗場域。在這種時間性的斷裂中，人們似乎只能緊守著「現在」這個時間向度，而這也造成「現在」的膨脹、擴大，使得「期待遠景」與「經驗場域」都被壓縮在當下。阿多格稱此新形成的歷史性運作機制為「現在主義」——以未來主義為對立參考所塑造的一個概念名詞——<sup>55</sup>並且把晚近三十年的紀念活動、古蹟遺產、記憶熱潮（即英美學界所稱之 memory boom）等現象都歸於其中。也就是說，以未來為指引的「現代歷史性運作機制」已經失去作用，取而代之的是「現在主義」。阿多格試著描述其特徵：它在形成之時，即傾向於將自己視為是已經過去的、是歷史的，換言之，它一邊往自身凝視，一邊預想未來回頭看此時的眼光，而這樣做的同時，就好像它想「預見過去」；這個眼光，卻是它現在向自己呈現的眼光。<sup>56</sup>

阿多格此觀察呼應了諾哈的看法，而阿多格也認為《記憶所繫之處》的出現與遭遇反映了「現在主義」的情境：在這種情況下，史家不再是過去與未來之間的溝通者，而只能分析觀察自己身處的歷史情境。有論者認為阿多格此書透露出一種對這個時代的悲觀；<sup>57</sup>不論是否如此，這位作者至少是藉由研究包括古代、異文化在內的歷史性運作模式，以一種比較性的眼光來觀察當代西方社會。而這種對不同時

<sup>55</sup> 見 François Hartog, "Temps et histoire.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p. 1235.

<sup>56</sup> François Hartog, "Temps et histoire.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p. 1225.

<sup>57</sup> 見 Déborah Blocker and Elie Haddad, "Le présent comme inquiétude: temporalités, écritures du temps et actions historiographique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53:3 (2006), pp. 160-169.



期書寫中所表現出來的過去、現在、未來之間的辯證連結，也進一步擴展了歷史編纂學（或說是史學書寫）的討論。<sup>58</sup>

從以上所提的這兩部作品可看出：阿多格與諾哈兩位史家採取不同的途徑來趨近問題核心，但他們所做的其實都是對西方歷史學傳統的再思考，也都是對於自己所處的當代歷史情境的一種本體論上的理解，以及對當代西方社會之歷史意識改變的一種詮釋學上的嘗試。

## 五、法國史中的創傷記憶

關於現在史與記憶責任，晚近三十年間另有一部引起許多討論的法國史著作亦值得注意：專研現在史的胡梭所撰寫的《維琪症候群》。<sup>59</sup>將這份針對維琪時期（Vichy）的相關記憶所作的研究於此一併分析的原因有二。首先，《記憶所繫之處》雖也討論許多分裂、爭議的記憶，但多已是塵埃落定的主題；胡梭所處理的主題則不僅是一個至今仍然爭議不斷的創傷記憶，且更是當代法國特別黑暗、傷痕累累的一段歷史。此外，胡梭於書中借用精神分析的概念和名詞來描述其研究對象，充分呈現了此議題的跨學科性質，成為後來許多研究的參考對象。其次，胡梭的著作在1987年出版時，參考了不少諾哈對於歷史與記憶雙元思考的分析，雖然其研究動機與《記憶所繫之處》

58 Christian Delacroix, "Généalogie d'une notion," in Christian Delacroix, François Dosse and Patrick Garcia eds., *Historicités*, pp. 29-45. 值得說明的是，阿多格在史學書寫方面的思考來源是 Michel de Certeau 的眾多論著，而非如 Hayden White 之類的論述，見 François Hartog, *Evidence de l'histoire*, pp. 295-308.

59 Henri Rousso, *Le syndrome de Vichy, 1944-198...*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7). 此書於1990年再版並增加一份新的前言，本文所參考的即是1990年版。英文版則於1991年推出。

不同，但其著作在出版後也跟後者一樣地遭受盛名之累，以種種形式被捲入社會團體、媒體、官方的紀念活動中。尤有甚者，在1990年代出現的追訴二次大戰罪犯的司法審判中，史家如胡梭等人經常被邀請到法庭「作證」。這種新現象在法國史學界引發爭論，而爭論自然而然地聚焦於歷史學者的角色與定位，以及歷史真相與司法正義之間性質混淆的問題。這些問題也由此成為記憶研究中一個經常被提及的面向。

維琪政權是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不戰而降的情況下，尋求與德軍和解所建立的一個親德政權，由第一次大戰期間曾經立功的貝當元帥（Maréchal Pétain, 1856-1951）所領導，前後維持了四年有餘（1940.7.10-1944.8.20）。不戰而敗的恥辱、戰爭期間親德的合作派與抗德份子的對立所造成的內戰狀態、國內領土與海外帝國的分裂、法國境內對猶太人的大規模逮捕、戰後初期的肅清（épuration）等等，凡此皆使這段歷史成為當代法國人不願多談的過去。胡梭在其專著中借用心理分析的概念與術語來剖析法國社會在戰後四十多年期間對這段過去的回憶與遺忘。按照他的分期，在造成創傷（trauma）的事件過後，原本應該進行的「哀悼工作」（travail de deuil）在1944-1955年期間被內戰的後遺症、清算、大赦等一連串後續事件取代。其後，整個社會即直接進入「壓抑」（refoulement）期。

在此時期，有關維琪的討論銳減，只有頌揚法國人抗德行動的論述能登上版面，而且形成愈來愈穩固的神話。而這個神話則主要由法國共產黨人與戴高樂主義者兩派的詮釋所把持。<sup>60</sup>至於戰爭時期內

60 兩派都實際參與抗德行動，法共代表的是本土抗德組織的一支，而戴高樂則是海外抗德組織的精神領袖。從戰後一直到1970年戴高樂過世為止，這兩派勢力持續就法國政壇的龍頭地位。

鬥、媚德、仇猶等黑暗的面向，在此壓抑時期極少被公開討論。少數討論到這段歷史的人也大多傾向將維琪政府定位為傀儡政權，只是配合德軍的命令行事，並未全面檢討其責任。

這種沈默與壓抑的情況在1970年代初期開始有了轉變，這也是胡梭在其書中稱之為「鏡像破滅」(le miroir brisé)和「受壓抑事物復返」(retour des refoulés)的時期。破鏡的第一擊當屬歐弗斯(Marcel Ophuls)在1971年推出的紀錄片《悲傷與憐憫》(*Le Chagrin et la Pitié*)。在這部長度超過四小時的黑白影片中，歐弗斯以維琪時期的法國中部山區城市(Clermont-Ferrand)為背景，對經歷這段歷史的各種人物進行口述訪談。總共近四十位受訪者之中有抗德份子，也有貝當元帥的支持者，有法國人，也有少數德國人。在這些受訪者不提(non-dits)、口誤(lapsus)或侃侃而談的同時，影片作者穿插了戰時維琪政府製作的新聞影像，密集地製造出當時主流輿論、當事人記憶、事後論述之間的對比反差、衝擊與對話，使得觀看者無法跟隨單一直線論述安然觀影，而自然地對於所見所聞產生質疑，開始懷疑維琪政府處於被動、法國人傾向抗德等神話。這部破除神話的影片所引起的討論、以及法國政府對此片在電視播映的限制等等被胡梭視為是「受壓抑事物復返」階段的最初癥兆。同年年底，一名原本已被判刑的法奸份子涂維耶(Paul Touvier, 1915-1996)因為天主教組織的說情而得到總統龐畢度特赦。此事件也引起法國社會對此段歷史的重新關注。

在歷史研究方面，1973年，美國政治史家帕克斯騰(Robert Paxton)的著作《維琪法國》(*Vichy France*)法文版問世<sup>61</sup>，正面衝擊

<sup>61</sup> 此書英文原著：Robert O. Paxton, *Vichy France: Old Guard and New Order*,

了當時的主流論述。如前所述，在此之前的研究傾向於將維琪政權描寫為一個被動、過渡的傀儡政權，甚至有人認為貝當政府配合納粹是為了保護法國本土民眾，扮演了盾牌的角色，否則境內死傷的人數可能更多——猶太人的部份亦然。<sup>62</sup>帕克斯騰在大量查閱被美國扣留的德國檔案後發現，維琪政府其實相當主動積極地跟納粹合作；在捕殺境內猶太人一事上，維琪政府其實反映了法國內部深沈的反猶傳統，並非只是被動配合納粹政策。帕克斯騰認為維琪政府之所以如此積極，目的在於要利用此非常時期的歷史條件來實現其國族革命(Révolution nationale)的藍圖，對國家與社會進行內部改造——這些規劃原本是為推翻1930年代人民陣線的左派政策，但是到了戰後，儘管維琪政權已經垮台，其主張的有些政策其實還被沿用。帕克斯騰此書出版後引起正反兩極的評價。它否定過去主張的法國人多數抗德論，且提出法國人多數支持貝當及親德的看法，引來眾多質疑，包括曾經參與抗德組織的人們。無論帕克斯騰的論點是否正確，此書的出現促使當時法國歷史學界正視此段歷史研究過於偏頗的情況。胡梭認為，在此時期之後，法國社會關於維琪時代的記憶就進入類似「強迫症」(obsession)的狀態，不斷被重複提起，一直到他自己的書出版之時仍是如此。在此變化中，猶太記憶(mémoire juive/Jewish memory)的興起，<sup>63</sup>以及一連串相關審判事件是最常引發討論的議

1940-19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sup>62</sup> 此類論述的代表作為：Robert Aron, *Histoire de Vichy, 1940-1944* (Paris: Fayard, 1954).

<sup>63</sup> 猶太人遭納粹屠殺的創傷記憶在法國社會之所以興起，有兩部影視作品影響重大，一是1978年在美國推出、隨後於1979年在法國國家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影集《屠祭》(*Holocaust*，一般也譯成《大屠殺》)。另一部是法國導演Claude Lanzmann於1985年完成、總長近十個小時的紀錄片

題；而1970年代末期出現的修正論（révisionnisme）——胡梭在其書中稱之為否認論（négationnisme），<sup>64</sup>以區隔一般的修正論，而此新詞後來被多數論者採用——企圖全盤推翻納粹屠殺猶太人之事實以及毒氣室的存在，更激發歷史學界的動員對抗。<sup>65</sup>

正如其書中所分析的維琪症候群，胡梭這份研究也將他自己捲入相關的事件當中。由於某些二次大戰時曾下令捕殺猶太人的法國警政官員之責任在戰後從未被追究，1990年代，在違反人道罪（crimes contre l'humanité/crimes against humanity）適用範圍擴大而且不受時效約束的背景下，一些受害者家屬及相關人權團體遂以此罪名向法院提出控告。<sup>66</sup>此時期起訴維琪時期官員的案件增多，有論者稱之為「二度肅清」（la seconde épuration），其中又以1997年重新開庭的巴鵬訴訟案（Procès Papon）最受矚目。<sup>67</sup>在此案件中，有十名專門研究

《浩劫》（Shoah）。後面這部影片標題所用的希伯來語後來被許多猶太人沿用來指稱這個歷史事件，以取代比較不貼切的Holocaust一詞。

64 Henri Rouso, *Le syndrome de Vichy*, pp. 176-183.

65 法國史家維達納凱（Pierre Vidal-Naquet, 1930-2006）成為其中最明顯、也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因為原本專研上古時期的他為了反駁否認論的支持者，在此時轉而投入研究否定論的論述，見Pierre Vidal-Naquet, *Les assassins de la mémoire* (Paris: Maspéro, 1981).

66 違反人道罪起初是在1945年8月8日簽訂的《控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協定》的附件《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中出現，從屬於違反和平罪與戰爭罪，其適用範圍一般僅限於戰爭時期。1964年，法國國會解除該法的追訴期限，但當時的案件多針對在逃的納粹份子。1990年代，由於南斯拉夫、盧安達等國內衝突不斷，且造成境內的種族屠殺與種族迫害，違反人道罪在國際社會保障人權的共識下，逐漸變成獨立罪名，而且變成可適用於非戰爭時期。有一些猶太受害者之後裔乃開始以此罪名控告一些先前未被起訴的政府官員。

67 巴鵬在維琪時期擔任吉宏德（Gironde）省省府主任秘書之類的職務，曾簽發許多將猶太人送往集中營的文件。有關此案的特殊性，可見

維琪時期的歷史學家被以證人身份傳喚，其中也包括胡梭在內，他當時是由被告一方要求。在一般情況下，被傳喚的證人是不能拒絕出庭的，除非經過審判長同意。大部分當時被傳喚的史家都出庭，但胡梭最後仍婉拒，因此必須寫信給刑事法庭審判長說明自己拒絕出庭的理由。其主要論據便是希望史家與判官、史家與證人的角色不要被混淆。<sup>68</sup>由於此案的發展，法國史學工作者因而必須一再釐清專業意見的有效範圍以及角色分際，而這些問題又回過頭來豐富了現在史的討論。針對這些問題、以及後續的相關變化，胡梭後來又出版了《維琪：一段過不去的過去》<sup>69</sup>與《過去的糾纏》<sup>70</sup>加以討論。

## 六、代結語

法國史學界晚近三十年間對記憶的研究與討論，讓我們看到一個源頭豐富且波濤洶湧的研究領域。《記憶所繫之處》這個龐大的史學工程不僅以具體的方式呈現記憶史的可行性，同時也豐富了政治文化史及象徵史的研究。阿多格的著作則藉此全盤檢視先後主導西方歷史時間觀的幾種歷史性運作機制，並省思今日歐洲社會的歷史感。胡梭的作品以法國當代最受爭議的一段時期為對象，分析此創傷記憶在法國戰後社會的發展，不僅提出具體的研究成果，而且至今仍持續追蹤

Guillaume Mouralis, "Le procès Papon," *Terrain*, 38 (2002), pp. 55-68.

68 此信件之英文版被收入 Henry Rouso, *The Haunting Pas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 pp. 85-86.

69 Eric Conan and Henry Rouso, *Vichy, un passé qui ne passe pas* (Paris: Fayard, 1994). 此書於1996年再版，英文版則根據再版翻譯，在1998年問世，由帕克斯騰作序。

70 Henry Rouso, *La Hantise du passé* (Paris: Textuel, 1998). 此書為胡梭與記者 Philippe Petit 的訪談整理，英文版 *The Haunting Past* 於2002年推出。

後續討論。

相較於時下強調創傷記憶在記憶研究中之重要性的論點，<sup>71</sup>我們可看到諾哈與阿多格在其作品中都未特別著墨於此，這似乎不是因為他們忽略其重要性，而多少是因為其中涉及的倫理問題可能會模糊、遮蔽他們所欲探討的史學問題。諾哈與里科或多或少都反對史學被這種創傷記憶或記憶責任的強迫性綁架。他們並不是否認創傷記憶的真實性，而是希望以另一個高度來看待這些議題：里科在其專著即指出遺忘之必要，並試探寬恕的可能性。<sup>72</sup>

法國以及其他國家的研究案例多少提醒我們如何利用——與避免濫用——現有的記憶現象及相關的研究成果來反思史學工作。不過，我們需特別注意的是，法國史家之所以會對紀念活動氾濫現象發出警語，其前提是：法國是個歷史研究活動昌盛且成績斐然的國家。在一些歷史被漠視、記憶被掩埋的國家或社會，問題的提問方式可能會截然不同。無論如何，在歷史遺產被高度觀光化、紀念活動淪為空洞儀式的今日，法國史學工作者的著作提醒我們，史家不只是一要盡力建立客觀史實，也需要思考歷史研究的時代意義以及史家的社會角色。

71 在英語為主的出版品中尤其明顯，例如 Jan-Werner Müller ed., *Memory and Power in Post-war Europe: 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14; Chris Lorenz, "Unstruck in time. Or: the sudden presence of the past," in Karin Tilmans, Frank van Vree and Jay Winter eds., *Performing the Past*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69-70.

72 見里科專書的結語部份：Paul Ricœur,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p. 593-655.

## 附錄

《記憶所繫之處》總目 (PLAN GÉNÉRAL DES LIEUX DE MÉMOIRE)

第一卷 TOME I 共和國 (LA RÉPUBLIQUE)

記憶與歷史之間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象徵 SYMBOLES :

三色旗 (Les Trois Couleurs), 共和曆 (Le calendrier républicain), 馬賽曲 (*La Marseillaise*)

紀念性建物 MONUMENTS :

萬神殿 (Le Panthéon), 市政府 (La mairie), 亡者紀念碑 (Les monuments aux morts)

教學 PÉDAGOGIE :

《拉胡斯大字典》(Le *Grand Dictionnaire* de Pierre Larousse), 拉維斯, 國族的教師 (Lavis, instituteur national), 雙童環法記 (*Le Tour de la France par deux enfants*), 第三區教育之友圖書館 (La bibliothèque des amis de l'instruction du III<sup>e</sup> arrondissement), Ferdinand Buisson 的《教學字典》(Le *Dictionnaire de pédagogie* de Ferdinand Buisson)

紀念活動 COMMÉMORATIONS :

伏爾泰與盧梭百年紀念 (Les centennaires de Voltaire et Rousseau), 七月十四日 (Le 14-Juillet), 雨果的葬禮 (Les funérailles de Victor Hugo), 法國大革命百年紀念 (Le 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931年的殖民博覽會（L'Exposition coloniale de 1931）

反差記憶CONTRE-MÉMOIRE：

旺代省，記憶地區（La Vendée, région-mémoire），巴黎公社先烈牆（Le mur des Fédérés）

從共和國到國族De la République à la Nation

## 第二卷 TOME II 國族 LA NATION

### 第一冊

遺產 HÉRITAGE：

行政公署與修道院（Chancelleries et monastères），la mémoire de la France au Moyen Âge，氏族：十至十三世紀（Le lignage. X<sup>e</sup>-XIII<sup>e</sup> siècle），王室聖堂（Les sanctuaires royaux），漢斯：祝聖之城（Reims, ville du sacre）

歷史編纂學 HISTORIOGRAPHIE：

《法蘭西大編年史》（*Les 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帕斯企耶的《探尋法國》（*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 d'Étienne Pasquier），提耶希的《法國史論集》（*Les 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d'Augustin Thierry），拉維斯的《法國史》（*L'Histoire de France* d'Emest Lavisse），年鑑史學時刻（*L'heure des Annales*）

風景 PAYSAGES：

畫家眼中的風景（Le paysage du peintre），學者眼中的風景（Le paysage du savant），《若安旅遊指南》（*Les Guides-Joanne*），維達勒德拉布拉許的《法國地理全景》（*Le 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 de Vidal de la Blache）

### 第二冊

疆域 LE TERRITOIRE：

從封建疆界至政治邊界（*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從國家範圍至民族邊界（*Des limites d'État aux frontières nationales*），亞爾薩斯：一份關於邊界的記憶（*Une mémoire-*

frontière : l'Alsace) , 六邊形的法國本土 (L'Hexagone) , 南北 (Nord-Sud)

國家 L'ÉTAT :

國家的象徵 (La symbolique de l'État) , 凡爾賽宮, 統治者的形象 (Versailles, l'image du souverain) , 凡爾賽宮, 功能與傳奇 (Versailles, fonctions et légendes) — 法國民法法典 (Le Code civil) , 法國統計總覽 (La Statistique générale de la France) , 國家的記憶 (Les Mémoires d'État)

遺產 LE PATRIMOINE :

遺產的概念 (La notion de patrimoine) , 外省博物館的誕生 (Naissance des musées de province) , 勒諾瓦與法國建物博物館 (Alexandre Lenoir et les musées des Monuments français) , 亞西斯·德寇蒙與學會 (Arcisse de Caumont et les sociétés savantes) , 基佐與記憶機構 (Guizot et les institutions de mémoire) , 梅里美與史蹟視察單位 (Mérimée et l'Inspection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 維歐雷勒度克與古蹟修復 (Violet-le-Duc et la restauration)

第三冊

榮耀 LA GLOIRE :

為國捐軀 (Mourir pour la patrie) , 士兵沙文 (Le soldat Chauvin) , 拿破崙一世遺骸回歸 (Le retour des Cendres) , 凡爾登 (Verdun) , 凡爾賽宮歷史博物館 (Le musée historique de Versailles) , 羅浮宮 (Le Louvre) , demeure des rois temple des arts , 知名先人 (Les morts illustres) , Oraison funèbre , éloge académique , nécrologie , 巴黎的雕像 (Les statues de Paris) , 路名 (Le nom des rues)

字語 LES MOTS :

法國研究院 (La Coupole) , 法國學院 (Le Collège de France) , 講壇、論壇、律師席 (La chaire, la tribune, le barreau) , 波旁宮 (Le Palais-Bourbon) , 學術經典 (Les classiques scolaires) , 拜訪大文豪 (La visite au grand écrivain) , 法國高師文科預備班 (La khâgne) , 法語寶庫 (Les Trésors de la langue)

記憶國族 (La nation-mémoire)

## 第三卷TOME III 複數法蘭西LES FRANCE

如何書寫法國歷史？(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 第一冊、衝突與分割CONFLITS ET PARTAGES

政治區隔DIVISIONS POLITIQUES：

法蘭克人與高盧人 (Francs et Gaulois)，舊政體與大革命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天主教徒與非教徒 (Catholiques et laïcs)，人民 (Le peuple)，紅與白 (Les rouges et les blancs)，法國人與異邦人 (Français et étrangers)，維琪政權 (Vichy)，戴高樂派與共產主義者 (Gaullistes et communistes)，右派與左派 (La droite et la gauche)

宗教弱勢MINORITÉS RELIGIEUSES：

巴黎波華雅勒修道院 (Port-Royal)，荒漠期博物館 (Le musée du Désert)，格利哥里、德黑福斯、德宏斯與哥白尼 (Grégoire, Dreyfus, Drancy et Copernic)

時空分割PARTAGES DE L'ESPACE-TEMP：

臨海地區 (Le front de mer)，森林 (La forêt)，聖馬婁至日內瓦分隔線 (La ligne Saint-Malo-Genève)，巴黎-外省 (Paris-province)，中心與邊陲 (Le centre et la périphérie)，地區 (La région)，省份 (Le département)，世代 (La génération)

## 第二冊、傳統TRADITIONS

典範MODÈLES：

土地 (La terre)，鐘塔 (Le clocher)，大教堂 (La cathédrale)，宮廷 (La cour)，主要職業團體 (Les grands corps)，軍職 (Les armes)，自由職業：以律師為例 (La profession libérale, Un cas, le barreau)，企

業 (L'entreprise)，職業 (Le métier)，Ferdinand Brunot 的《法語史》(L'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e Ferdinand Brunot)

扎根ENRACINEMENTS：

地方 (Le local)，布列塔尼詩歌民謠集 (Le Barzaz-Breiz)，歐克語言文化協會 (Le Félibrige)，諺語、童話與歌謠 (Proverbes, contes et chansons)，馮傑內普的《法國民俗手冊》(Le Manuel de folklore français, d'Arnold Van Gennep)

特色SINGULARITÉS

對話 (La conversation)，獻殷勤 (La galanterie)，葡萄園與葡萄酒 (La vigne et le vin)，美食 (La gastronomie)，咖啡館 (Le café)，環法自行車賽 (Le tour de France)，普魯斯特之《追憶似水年華》(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de Marcel Proust)

## 第三冊、從檔案到標誌DE L'ARCHIVE À L'EMBLÈME

記錄ENREGISTREMENT：

系譜 (La généalogie)，公證人業務 (L'étude du notaire)，工人生活 (Les vies ouvrières)，工業時期 (L'âge industriel)，檔案 (Les archives)

名勝HAUTS LIEUX：

拉斯科 (Lascaux)，阿萊西亞 (Alésia)，韋茲萊 (Vézelay)，巴黎聖母院 (Notre-Dame de Paris)，羅亞爾河城堡群 (Les châteaux de la Loire)，蒙馬特上的聖心堂 (Le Sacré-Cœur de Montmartre)，艾菲爾鐵塔 (La tour Eiffel)

認同IDENTIFICATIONS：

高盧雄雞 (Le coq gaulois)，教會的長女 (La fille aînée de l'Église)，

自由、平等、博愛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聖女貞德 (Jeanne d'Arc)，笛卡兒 (Descartes)，國王 (Le roi)，國家 (L'État)，巴黎 (Paris)，法語靈妙之處 (La géni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紀念活動的時代 (L'ère de la commémoration)

## French Historians' Memory Studies: Important Works and Discussions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Li-Chuan TAI

### Abstract

Memory stud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human sciences, and French historical works have set the tren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Les Lieux de mémoire*, *Régimes d'historicité*, and *Le syndrome de Vichy*, three principal works often mentioned in the discipline, each of which cross-references the others.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key points and related topics contained in these works, which not only reopened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but also provided historiographical ref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about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time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studies about the Vichy regime and trauma memories, as well as the judicial cases related to these issues, have raised debates among French historians about historians' duties as citizens.

**Key words:** history, memory, historicity, historical time, traumatic memories



## 徵引文獻

- 皮耶·諾哈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出版社，2012。
- Arendt, Hannah.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2006.
- Aron, Robert. *Histoire de Vichy, 1940-1944*. Paris: Fayard, 1954.
- Bastide, Roger. *Les religions afro-brésiliennes: Contribution à une sociologie des interprétations de civilisations*. Paris: PUF, 1960.
- Bloch, Marc. "Mémoire collective, tradition et coutume. A propos d'un livre récent,"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118-120(1925), pp. 73-83.
- \_\_\_\_\_.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Paris: A. Colin, 1964.
- Blocker, Déborah. and Elie Haddad. "Le présent comme inquiétude: temporalités, écritures du temps et actions historiographique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53:3 (2006), pp. 160-169.
- Blondel, Charles. "Revue critique: M. Halbwachs,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Revue philosophique*, 101 (1926), pp. 290-298.
- Conan, Éric, and Henry Rousso. *Vichy, un passé qui ne passe pas*. Paris: Fayard, 1994 [English version: *Vichy: An Ever-Present Past*. Hanover, NH: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1998].
- De Certeau, Michel.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93.
- Delacroix, Christian. François Dosse and Patrick Garcia eds. *Historicité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9.
- Den Boer, Pim. "Locī memoriae — Lieux de mémoire," in Astrid Erll and Ansgar Nünning eds.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8, pp. 19-25.
- De Saint-Pulgent, Maryvonne. "Le patrimoine au risque de l'instant," *Cahier de Médiologie*, 11 (2001), pp. 303-309.
- Dosse, François. *Pierre Nora: Homo historicus*. Paris: Perrin, 2011.
- Gauchet, Marcel. *La Religion dans la démocratie: Parcours de la laïcité*. Paris: Gallimard, 1998.
- Halbwachs, Maurice. *La mémoire collective*.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 \_\_\_\_\_.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Paris: Albin Michel, 1994.
- Hartog, François. "Marshall Sahlins et l'anthropologie de l'histoir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8:6 (1983), pp. 1256-1263.
- \_\_\_\_\_. "Marshall Sahlins, Des îles dans l'histoir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44:6 (1989), pp. 1361-1363.
- \_\_\_\_\_. and Gérard Lenclud. "Régimes d'historicité," in Alexandre Duto and Norbert Dodille eds. *L'état des lieux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L'Harmattan, 1993, pp. 18-38.
- \_\_\_\_\_. "Time, History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he Order of Time," in Rolf Torstendahl and Irmline Veit-Brause eds. *History-Making: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Formation of a Discipline*. Stockholm: Kungl. Vitterhets Historie och Antikvitets Akademien, 1996, pp. 95-113.
- \_\_\_\_\_. *Régimes d'historicité: Présentisme et expériences du temp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3.
- \_\_\_\_\_. "Time and Heritage," *Museum International*, 57:3 (2005), pp. 7-18.
- \_\_\_\_\_. *Evidenc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2005.
- Joutard, Philippe. *La Légende des camisards: Une sensibilité au passé*. Paris: Gallimard, 1977.
- Koselleck, Reinhart.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9 [French version: *Le futur passé: Contribution à la sémantique des temps historiques*.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1990].
- Lavabre, Marie-Claire. "Usages et méusages de la notion de mémoire,"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7:4 (2002), pp. 48-57.
- Le Goff, Jacques, and Pierre Nora eds. *Fair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74.
- \_\_\_\_\_. Roger Chartier and Jacques Revel eds. *La Nouvelle Histoire*. Paris: Retz-CEPL, 1978.
- \_\_\_\_\_. *Histoire et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88.
- Lorenz, Chris. "Unstruck in time. Or: the sudden presence of the past," in Karin Tilmans, Frank van Vree and Jay Winter eds. *Performing the Past*.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67-104.
- Müller, Jan-Werner. ed. *Memory and Power in Post-war Europe: 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Nora, Pierre ed. *Les 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84-1992.
- \_\_\_\_\_.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1989), pp. 7-25.
- \_\_\_\_\_. *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dited by Lawrence D. Krizman and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1998.

- \_\_\_\_\_. *Rethinking France: Les Lieux de mémo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2010.
- \_\_\_\_\_. *Présent, nation,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2011.
- Obeyesekere, Gananath. *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Olick, Jeffrey K. Vered Vinitzky-Seroussi and Daniel Levy eds. *The Collective Memory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Paxton, Robert O. *Vichy France: Old guard and New Order, 1940-19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 Prost, Antoine. *Les Anciens combattants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914-1939*.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77.
- Radstone, Susannah. and Bill Schwarz eds. *Memory: Histories, Theories, Debate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 Ricœur, Paul.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0.
- Rouso, Henry. and Philippe Petit. *La hantise du Passé*. Paris: Textuel, 1998.
- \_\_\_\_\_. "Un jeu de l'oe de l'identité française,"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15 (1987), pp. 151-154.
- \_\_\_\_\_. *Le Syndrome de Vichy: 1944-198....*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7.
- Sahlins, Marshall. "L'apothéose du capitaine Cook," in Michel Izard and Pierre Smith eds. *La Fonction symbolique: essais d'anthropologie*, Paris: Gallimard, 1979, pp. 307-339.
- Tai, Hue-Tam Ho. "Remember Realms: Pierre Nora and French National Mem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3 (2001), pp. 906-922.
- Vidal-Naquet, Pierre. *Les Assassins de la mémoire*. Paris: Maspéro, 1981.
- Wachtel, Nathan. *La Vision des Vaincus: Les Indiens du Pérou devant la conquête espagnole (1530-1570)*. Paris: Gallimard, 1971.
- Yates, Frances A. *The Art of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